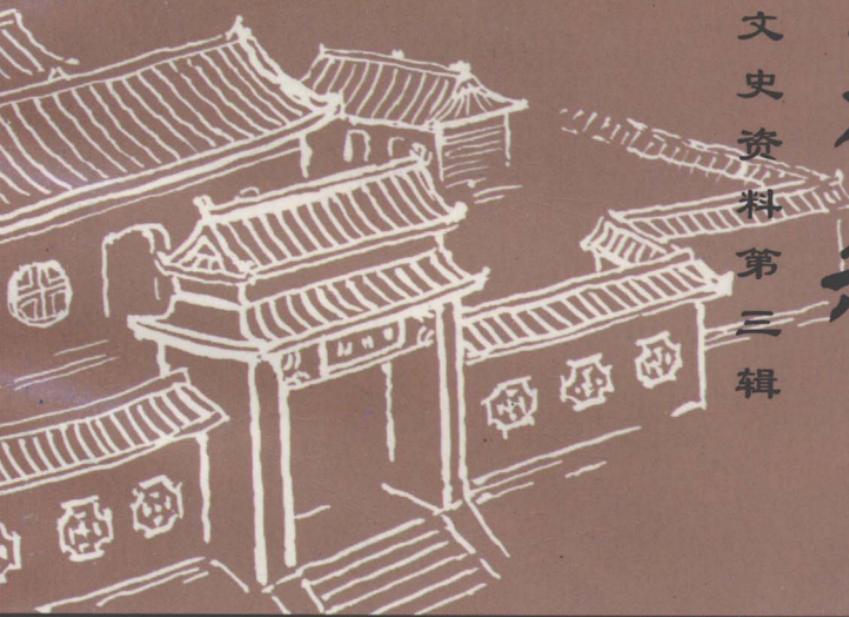


慎城春秋

文史资料第三辑



慎城春秋

(第三辑)

政协颍上县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一九九七年四月

颍上县政协领导成员合影：
前排左起：汤义奎 胡继才
吴秀𫘧 陈国新
刘云侠
后排左起：林美煌 周俊鲁
孟昭明 李庆岳



编委成员合影从左至右： 戴继勇 刘泽堂 卜凡生 岳其尉
孟昭明 林美煌 韩 宇

嘉庆元年圣旨(汉文)



嘉庆元年圣旨(满文)



清代《古今地舆全图》

嘉庆元年五月初一日

《慎城春秋》第三辑编辑委员会名单

主编:吴秀𫘧

副主编:孟昭明 林美煌

编 委:(以姓氏笔划为序)

刘泽堂 吴秀𫘧 孟昭明

林美煌 岳其蔚 韩 宇

戴继勇

顾 问:卜繁生

校 对:卢孝彤 高 丽

序

史者，过往之事也。读史察往以知来，鉴古而师今也。为提供历史经验，研讨社会发展规律，提高“两个文明建设”水平，弘扬祖国文化，激发爱国热情，启科学发展，促社会进步，益当代，福后世，编史修志，读史，讲史，用史乃今人之要举也。

《慎城春秋》膺我县集史料、征史实巨任。编委以“高举爱国主义旗帜”为指导，以“实事求是”为方针。初，广征博采，苦心搜求，集史料、目以千计，字达百万；继，穷源竟委，精心筛选、汇文29篇，图片13帧，于两辑《慎城春秋》后，又付梓第三辑矣。

是辑也，融历史性、知识性、教导性、可读性、资料性于一体。长青少年历史知识，补国史文档之缺遗。实属内容翔实，图文并茂之史料。

是辑也，记乡俗，载民风，褒先烈，书乡贤，述物产，志气象，供社会及自然科学工作者研究之素材，为经济与历史学家论辩之佐证。

是辑也，阐慎邑古今之沿革，人物之史绩与传说，集慎城春秋之精华，握颍淮大地之脉搏，为颍上“改革、开放”之规划设计与实施提供借鉴与参考焉。

故是辑为不可多得之参引史料，非誉之也。

然，颍城文化，源远流长，历史悠久，人才辈出；浩瀚

平原，人文荟萃，可歌颂者、可传世者、堪为后人戒者、宜供当代法之者，曷可胜数！编《慎城春秋》三辑，不志万一。企望各级各界继续鼎力支持，积极撰稿，抢救散失文献，发掘现存史料，使《慎城春秋》得以日升月恒，毕功史事，不负所托，编者之至盼也，颍人之至盼也。

第三辑《慎城春秋》之刊也，蒙县委、县政府领导亲为题词，各部门、各界人士赠图赐稿，特志此鸣谢。

吴秀骥

一九九七年四月

(ST) 1-吴	孟子宋首王離晉周楚楚
(GT) 2-武	王離齊志同烽熗昭
(S2) 3-武	齊楚王離趙韓加國吳
(N-B) 4-武	人齊齊韓王離趙韓加國吳
(B2) 5-武	趙齊韓王離甘荀韓加國吳

颍上古史

目 录

慎城史踪

颍上县县名考	汤波涛(1)
管仲的传说	荆灿红(6)
管仲的改革思想和敬老思想	马怀慈(16)
白衣庵简介	江修元(27)
白角寺	李希舜(29)
姓氏探源	吴多桢(32)
存世200年的一件珍贵文物——嘉庆元年圣旨	王传玺(38)
稀世珍宝——清代《古今地舆全图》	王传玺(40)
关于张路斯和龙王庙史志记载与传说	卢孝彤(42)

往事回忆

抗日烽火中的难童保育院	郭长寿(46)
颍上县难童教养所	李茂宣(50)
颍上炸狱记	韩廷秀(52)
民国末年的颍上日报	沈 镇(54)
民国时期中统特务组织在颍上的活动	王冠群(56)
民国时期的颍上县警察机构简介	王冠群(61)
颍上县选举伪国大代表简介	谢绍民(65)
人民解放军三克颍上城	郑传海(69)

- 殷继周智擒匪首朱希孟 吴 玲(72)
邵剑秋同志在颍上 邵自然 沈 镇(75)

教育史话

- 民国时期的颍上教育 张炳岭(82)
民国时期的颍上教育名人 张炳岭(94)
民国时期的甘罗乡村教育社 张炳岭(103)
民国时期的颍上教育大事记 张炳岭(106)
颍上县教育之最 张炳岭 魏传龙(112)

农业今昔

- 一九三八年我县黄患略述 张若鹤(115)
蝗虫祸颍与根治蝗害 李式同(116)
颍上人民治淮片断 王守成(118)

农谚释义

- 颍上农谚 谢绍民(120)

金融一瞥

- 建国前颍上县的金融概述 肖 伟(133)

艺苑英华

- 五届政协常委、书法家岳其蔚 刘 刚(138)
编后 (140)

颍上县县名考

汤波涛

颍上县春秋时属楚地，名慎邑；西汉置慎县，属豫州三十七县；东晋侨置安徽省肥东县梁园。隋大业二年（公元606年）置“颍上县”，县治在郑城，即现今城址。唐武德四年（公元621年）把县治改建于县北十二里之旧县城，即今沈店子东高河沿，后又迁回郑城旧址。元朝末年，颍上县城只存土基。明朝初，经守御所正、副千户孙继建、何泉二人始修砖城，嘉庆二十年（公元1541年）颍州道苏志皋挖疏颍上城隍，城与隍大功告成，至今未有再迁及更名的历史。

有人说，颍上县境内，颍河贯穿西东，故名颍上县。

疑问者说，颍河发源于河南省登封县西南，至颍上县东沫河口入淮河。颍河入淮口又名“颍尾”；颍河全长600多公里，在颍上县境内仅103公里。即在颍河下游之尾，流域又仅占全长的六分之一，若因此而名之曰“颍上”，理由很不充分，不能令人信服。

又有人说，《史记·管晏列传》开头便说，“管仲夷吾者，颍上人也。少时常与鲍叔牙游，鲍叔知其贤”。颍上有管仲墓、管鲍祠，颍河之北有若干个管庄、鲍庄等管鲍族人后裔聚居点，并有许多有关管鲍的传说故事和与故事相对应的古迹。管仲的家乡在此，司马迁说他是“颍上人也”，

隋朝必是根据《史记》中这段记载给颍上县命名的。

疑问者说：颍上县的地理位置与颍河的关系已如上述，司马迁又依据什么称管仲的家乡为“颍上”呢？

由于这样提出问题，近年中外学者研究《管子》，考证管仲家乡时，也遇到了难题，即司马迁写《史记》时为汉，当时只有慎县，并无颍上县。那么，管仲是否是现在的颍上县人？司马迁所说的“颍上人也”，究竟指的是什么地方？

综上所述，问题显然出在颍上的“上”字上。弄清“上”的含义及范畴，便可解开疑团。

何为上，上相对于下。天为上，地为下；高为上，低为下；左为上，右为下；阳为上，阴为下。北行为北上，南行为南下，即北为上，南为下……

何为阴阳？阴阳学说是中国古代文化成就之一。它研究事物对立统一的两个方面，涉及到一切事物。与本文有关的是水南为阴，水北为阳。中国有许多地名，都是按这个原则取的。例如江阴、淮阴分别在长江、淮河之南；颍阳、汝阳，分别在颍河、汝河之北。

既然，左为上，北为上，阳为上。水北为阳，而管仲家乡在颍河之北，那么，司马迁说“管仲夷吾者，颍上人也”，当然是合乎常规的了。用现代话说，管仲的家乡在颍河北岸，与现在的颍上县境内颍河之北管鲍族人后裔聚居点及关于管鲍的传说与古迹都是一致的。（不过，管仲墓经考证在山东淄博，颍上县的管仲墓只是衣冠冢而已）。说管仲是颍上人没错。

管仲家乡在现在的颍上县辖的颍河之北，其地行政归属名称，春秋至西汉，先后叫做慎邑、慎县、慎治、楼烦等。

司马迁大约考虑行政区划名称，变化无常，而颍河变化很少。说管仲家乡在颍水之北，可在较长时期内，不会因行政区域名称变革弄错地点。但他万没想到，后人会忽略中国的传统文化成就，还是迷惑了起来。

然而，颍上县城在颍河南岸。隋大业二年把它叫做“颍上”县，又当怎样理解？仅仅依据“管仲夷吾者，颍上人也”这句话吗？答曰：否！

不错，现在的颍上县城在颍河南岸。但是，这个县城是几经迁徙后，是明朝初时，由守御所正、副千户始建的，而他在迁徙之前的旧址却是在颍河北岸不到三公里处。即现在县城西北二十公里，有个江口集镇。该镇南靠颍河，镇北汤圩村有一古城遗址，南北长约2.5公里，东西宽约1.5公里。中部呈正方形，较四周高丈余。群众称之为“公城”、“内城”，其余称“外城”。外城逐渐降低，到边缘稍高于农田，略可辨认。可能是城外居民聚居处。群众总称之为“西古城”，并可指出“教场、饮马池、望江楼、花园”等遗址。

古城遗址，现已成为耕地。农民在耕地取土时，经常还能掘出大量汉代的砖瓦残片。当地农家厕所、猪羊圈、小矮屋墙壁、老屋的砖根脚，多见此砖瓦。遗址的池塘和井中，还出土过陶豆、陶缶、平底双耳陶瓶、轮制印纹灰陶罐以及汉代石磨等。耕地中还出土过汉代铁制犁铧、犁头、镰刀等农具，铜镞、铜剑等武器，楚贝、秦半两、汉五铢、新莽大泉等钱币。1976年出土刻有“中邮吏印”铜质印章一枚。1977年农民林中山在内城下水道砖层中拾到阴刻小篆“临地都尉”紫铜印章一枚，“邮”和“都尉”均系古代官衔，“都

尉”官衔系战国时始置，“邮”为汉代各郡所置，前者是辅佐郡守并掌握全部军事的官员，后者是古代传递文书的官吏，有的为太守属官，代表太守督治地方豪强奸恶、宣达教令，并兼司讼狱捕亡公务等。这些文物证明：第一，这里曾是县级以上机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中心；第二，这里曾是军事要地，并经过一场残酷的战争洗劫之后，沦为废墟的。据《中国历史地名辞典》（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编辑，江西教育出版社1986年8月第一版）记载：“慎邑，春秋楚邑，在今安徽省颍上县西北，吴、楚二国曾战于此”。

“慎县，西汉置，治所即今安徽颍上县西北江口集，东晋废”。足见上述古城遗址，即是春秋时的慎邑，西汉时的慎县治所。

此外，汤圩村还发现沈公墓碑一块。墓碑是光绪年间，农民在村旁浚渠时发现。出土后在原清和州学邑汤国均家存放。民国三十二年（公元1943年）涨黄水时丢失。1980年，社员李伯华在村内宅基地取土时，重又发现。碑上刻有《宋奉议郎沈公墓志铭》。沈公名士先，字景之，原籍河南太康人，“年二十三，以同出身调颍州颍上县尉”“嘉佑七年（即1063年）卒，享年六十八岁……归其柩于颍上县来暮乡慎城村先居之兆”。可见，慎县治所废址到宋仁宗时仍叫“慎城村”。

相对于西古城，颍上还有个“东古城”。群众简称为“古城”，亦在颍河北岸，位置在江口集东六、七公里处，史籍中未见只字记载，可见存在的年代不久既废。

古慎县治所既在颍河之北，隋大业二年名之为“颍上县”，显然，也是按阴阳学说的原则命名的。

无独有偶，山东省汶上县，是在金泰和8年（公元1208年）由原汶阳县改名汶上县的，其治所也在汶水之北。

然而，颍上县名既以阴阳学说为据，为何不叫“颍阳”？

原来，秦时便有了颍阳县，治所在今河南省许昌市东南，东汉后才废。司马迁是西汉时人，他写《史记》时，自然不能说管仲是“颍阳”人。而巧妙地写成“颍上”人。

颍河流域，还有三处历史上叫过“颍阳县”的地方。一是颍河发源地，河南登封县西南，北魏天安二年（公元467年）置颍阳县。治所现名颍阳镇，北周废。二是隋开皇十年（公元590年）改陈留县为颍阳县，治所在今安徽省太和县东北，唐贞观十年（公元636年）废。三是唐开元十五年（公元727年）改武林县为颍阳县，宋庆历三年（公元1043年）废，四年复置。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再废，元佑二年（公元1087年）三置，金废。

隋大业二年是公元606年，介于陈留县改颍阳县兴、废之间。而且颍阳县治所距颍上县不过200多华里。怎能在这一带同时建第二个颍阳县呢？

所以，隋大业二年，对于慎县县名，不改便罢，既要改名，又与颍河联系，必然要叫做“颍上”县了，或者命名时，也曾受到了“管仲夷吾者，颍上人也”的影响。

这便是颍上县县名的来历。同时，管仲的家乡在现在的颍上县，也是无可置疑的了。

管仲的传说

荆灿红

管仲是我国春秋时期的大政治家。他少年好学，品德高尚，下学不久与邻村少年鲍叔牙一齐经商。从政后，辅佐齐桓公整顿国政，为民造福。在他的家乡至今还流传着他少年时代的故事。

一、出生

相传春秋时期，颍上城北二十华里，颍河西岸的管家庄，出了个大名人管仲。管家庄北三里的鲍家庄，也出了个大名人叫鲍叔牙。

管仲的父亲叫管贤，小时候念过几年书。管仲的母亲谷氏，附近谷庄的人，书香门第，十分贤惠。夫妻两个有田四、五亩，男耕女织，家里虽不富裕，也还过得去。谷氏过门九年头上，才身怀有孕，生一男孩。说来也巧，生这孩子时，正逢戊午年，戊午月，戊午日，戊午时，五月初五正午时。这天，彩云飞舞，阳光普照，又是芒种日，夫妻俩对这个晚生儿子十分喜爱。一天管贤请来一位算命先生给孩子算命，管氏报出生辰八字后，先生掐着手指一算，十分惊喜。说：“这个孩子占了五个午，不是龙来便是虎。又生在收麦种豆的芒种日，这是天赐的好时辰，主大福、大贵、大贤，将来必定能管理天下大事。”夫妻俩听了，心里自然十分高

兴，就请先生给孩子取个名字。先生想了想说：“芒种忙，乱打场，有吃有喝，就叫芒种吧。”芒种就是管仲的乳名。

二、抓周

芒种一岁时，有一天哭闹不止，谷氏不论怎么哄，孩子仍一个劲地哭，谷氏伸手拿一支笔递给小芒种，他立即不哭了，还伸着小手乱抓别的东西。只要能哄孩子不哭，做娘的什么小东西都舍得给孩子玩。谷氏寻找家里的小东西，一件一件的递给他，芒种有的伸手接，有的接过来就扔了。谷氏看这情形，觉得怪有意思。看芒种面前摆的只有书、笔、刀、箭四样东西，夫妻俩琢磨又琢磨，觉得这孩子长大了一定爱读书、习武，说不定真像算命先生说的那样，是有出息的儿子。据说孩子一周岁时“抓周”的风俗，就是从这时开始的。

三、起名

常言说得好：“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福祸”。芒种四岁时，父亲管贤染病，请医生多方治疗无效，临咽气前，拉着妻子谷氏的手说：“我死以后，家里生活更苦了，我知道你是个贤惠人，不管怎样要叫芒种念书，拉把他长大成人，我在九泉下也闭眼了。”谷氏贤良知礼，乡邻称赞。亡夫遗言更牢记心中，决心让孩子念书，盼子成名。

管贤生前与后庄鲍家村有点名望的鲍老头相交甚厚。鲍老头念同管贤旧日交情，常到管家看望孤儿寡母。鲍老头有个儿子叫叔牙，比芒种大两岁，每次来看望谷氏母子时，都把叔牙带到管家去玩。谷氏同鲍老头在屋里叙话，芒种和叔牙就到外面玩耍，两个孩子说说笑笑，十分投合。说也凑巧，芒种与叔牙俩长相差不多，猛一看好象同胞兄弟。

有一年，鲍老头请来了教书先生教叔牙念书。开学那天，把芒种母子接来，让芒种同鲍叔牙一齐上学。谷氏请先生给芒种起个学名，又把芒种的生辰和当时算命先生给起乳名的经过叙说一遍。先生听罢，双手合起，连说：“生时五个午，吉祥也！若能象算命先生所说，此儿能管天下种地庶民，那真是天地之灵，颍水之秀也。好，那就起名叫管种，号夷吾吧！管种，是管理天下种地百姓，为庶民造福之意，夷吾者，一人占五个午‘一五’之谓也”。谷氏连说：“好！好！”管种以后改写为管仲了。

四、念书

管仲八岁念书，天资聪明，一听就懂，一念就会。上学三年把所学过的书不光能背诵得滚瓜透熟，还能把书中每篇的意思讲得明明白白。有一天，先生故意考考他，说：“管仲，你的书背的是很熟，但都是顺着文一篇一篇背的，比较容易，现在我想从文章里头，提几段让你背，每篇只提一句，看看你能接上背诵全篇吗？”管仲站在先生书桌前，毕恭毕敬地答道：“我能背，请先生提吧。”于是，先生看着书本，这里找一句，那里抽一句，先生的话刚落音，管仲就能流水般的背下去，一字不漏。先生十分惊讶。又考试他的思考能力，出了《仁义论》的题目，要他写篇文章。管仲看看题目，拿起笔来，稍加思考，很快写成，并在文章后面题了一首诗。“仁义治天下，农桑是根本；国正人心顺，强国先富民。”写罢手捧文章请先生阅示。先生看后，赞叹不已，说：“十岁的孩子，就能写出这样的文章和诗句，真是奇才，奇才呀！”